

人性的呈现

读韩思中短篇小说《大牛的记忆》

□ 马明高

韩思中的短篇小说中,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些写人与动物的关系的短篇小说。他总是能把动物的心理感受和喜怒哀乐写得活灵活现,生动形象,活泼有趣,令人难忘。《大牛的记忆》(《吕梁文学》2020年第4期)就是写人与动物的关系的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。

《大牛的记忆》,不是很长,七八千字的样子,仅有五小节。这五小节中,第二小节至第五小节是这篇小说的重点内容,就是写山村年轻后生大牛对六条小黄鼠狼的恶作剧及其后果。结构十分匀称而精巧,不枝不蔓。当你读完这篇小说之后,你或许就能感觉出来,第一小节的难能可贵,匠心独具。

人性是小说最后的深度。仅仅将小说的人性深度理解为写恶或写善,这肯定是很不够的,很片面的,很肤浅的。因为人类迄今已有的经验告诉我们,绝对的善或者绝对的恶都是不存在的。所以,优秀的小说家还不是把精力仅仅用在写人性的恶或者善上面,而是用来写人性中诸种因素的纠缠和冲突。他们可能将其中的某种因素选择为主流,但在让主流的奔腾前行过程中,总会让人性的各种欲望共同涌动在人性的河流中,生动而形象地呈现出震撼人心的撞击与喧嚣,呈现出人性复杂的本质和它自然形成的过程。

二

《大牛的记忆》,故事很简单,却很猛烈。大牛在阳坡地里给土豆松土。天气十分干旱,已经到了仲秋了,依然闷热难受。太阳已经挂在西山坡顶,他已决定扛起锄头回家,却忽然发现了重大的秘密:在坡地旁边松软的泥水池里,“六条耗子般大小的小黄鼠狼,一律把它们光秃秃的脑袋兀立在泥水面上,吱儿吱儿地扭动着,很受用的样子。”大牛的心里,自然地生出了一股强烈的好奇心,“他小心翼翼伸出手,把这排脑袋一个一个从泥水池中拨出来,甩在泥水池的硬坎处。”刚在凉嗖嗖的湿水里快活享受的小黄鼠狼们,突然被甩在干燥火热的硬坎上,当然是“惊恐不安地发出吱儿——吱儿——类如小鸡小雀般稚嫩的声音”。大牛的心里充满了快感,“快活地笑了”。他看到一个小小黄鼠狼在地上“微弱地挣扎着,仿如“垂死的鳊鱼”。此时大牛是单纯而善良的。他用手撩起水,给它们一个个洗了澡,又把它们重新插入泥水中。“他想,他没有理由动这些黄鼠狼,他有什么理由呢?”

好奇心必然滋生好胜心。它们都是会让人产生欲望的原始驱动力。正如斯宾诺莎在其《伦理学》中所说:“好胜心不是别的,正是我们内心产生对某个事物的欲望,我们之所以对它有所欲望,是因为我们想象到其他与我们相仿的人有着同样的欲望。”而欲望是一种令人着迷的行为,它会在人的心中放不下一,从而产生极想知道其结果的新欲望。这样,欲望就成为一种尝试,一种冲动或者一种快感,一种宣泄,一种征服。大牛正是如此,他居然对此念念不忘。第二天来到“干燥得快冒烟的土坡上”,他看见那两个年轻的黄鼠狼,“很认真,很专注”地把它们的孩子们一个个栽在泥水池里,才悠闲

自在地找食物去了。大牛“溜溜达达”,“百无聊赖”,“暗付,自己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?”于是,他就把这六只小黄鼠狼捧过头来,将它们扭动的脑袋和吱吱吱的声音一齐按入泥水中。但是,人的欲望,却不是其欲望本身,而是处于运动中的欲望。在人的内心深处,欲望总是通过各种运动而体现,而那些运动又会引发其他欲望。之后的一瞬间里,他“心里忽然冒出一个恶作剧的念头,这个念头,很快把他自己弄得莫名兴奋”。“他挨着个儿,把小黄鼠狼们露在外面的尾巴往起拉了拉。他发现这些筷子般粗细的尾巴,有些还在动,一扭一扭地如同蚯蚓一样,但大多数已经变得僵硬了。”此时的他,“确实已经再没有锄地的兴致了”。

三

两只年轻的黄鼠狼叼着几只半死不活的田鼠回来了,看见它们的幼子都死了,“发出了几声凄凄悲悲的嘶吼”,“直如闪电一般划破晚霞,持久在空中肆意游走,经久不散”。这个时候,大牛竟然“忍耐不住”,发出捧腹大笑的声音。两条黄鼠狼顿生无穷的力量,“肚腹上、脊背上的毛蓬蓬松松地”立刻“支麦开来”,发出了骇人的叫声。大牛在它们这“绝望的嚎叫声”中忽然“后悔起来”,但一切都迟了,不可挽救了。两条年轻的黄鼠狼,忽然变成无数个黄颜色的大圈,包围了大牛,冲撞他,撕咬他。一开始,他还以为竟然,奋起反击。但是,终究是徒劳的,他竟无法逃身,渐渐“通身上下已经没有了半分力气,只觉得手膊上、腿腕上、腰背上正被黄鼠狼们肆意地抓挠着,拖拽着,撕啃着”,最后,“大牛凭籍着脑中残存的丁点儿记忆,拼尽全力,呼喊出一声:娘也——”

巴赫金曾经说过,“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对话”。是的,世间的一切关系,说到底全都是对话关系。这些不同世界不同意识的对话,造就了万物的丰富性和多样化。而韩思中运用个体化的经验想象力,创作出的这篇短篇小说,给人类发出了紧急而重要的警示:人总是自以为是的,自以为大,自以为聪明,破坏对话的平等。人总是在弱者面前显得那么贪婪、那么狠毒、那么残酷,人总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这时,我们突然才明白,作家为何要在第一小节写大牛小时候的一个故事:我们可以想象,当大牛还是小牛的时候,肯定是父母心目中的那个可爱而乖顺的小宝贝。可是这个小宝贝在出生后半岁大的时候,就得了“一种乡下人称作水痘的病”,浑身上下长满了那些“黄豆大小,水晶晶亮莹莹的小泡”,疼得他每天有气无力地嗷儿嗷儿地叫。“乡间缺医少药”,实在没有办法。“小牛娘就顾不得多想了,把年轻而丰腴的脸贴在小牛的身上,他用嘴巴,去吸吮小牛身上破裂的小水泡。吸完一个,小牛娘朝地上吐一口,然后再吸一个,直至将小牛浑身上下的小水泡吸遍”,而小牛娘却“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怪病”,“肚子就发面团一样鼓胀起来,与十月怀胎的产妇一般无二。”我们也能理解,那两个年轻的黄鼠狼为何在最后与大牛进行不要命的抗争,直至大牛死亡为止。因为同样都是母爱的力量。母爱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,是任何力量都不可战胜的。

四

我一直认为,韩思中是一位批判意识很强的作家。他的小说总是在不停地触摸着人的精神,千方百计地洞察着人性内在的诸多层面。他总是想对人生命潜在的精神状态进行深度探寻,对人性内在的诸多层面进行深度发掘。

大牛其实并不是一个坏人,而且善良单纯、憨厚老实,但是,却如此地、很随意地和小黄鼠狼们玩了这样的一出恶作剧。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,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都是佛魔相融,邪恶总是陪伴着善良而存在,善良的下面总是有邪恶在顽强地活着。善良是阳,邪恶是阴。善良在明处,邪恶在暗处。而且,在人类的身体内部,善良和邪恶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搏斗。善恶存在的本质,就是是非、羞耻、恩怨、爱恨等等。所谓的人生修炼,就是人的仁义之心,在善意的浪潮里翻滚和磨砺,稍不注意,邪恶之念头之力量,就会冲破和撕下人类的那些憨厚、慈善和正义的面具,干出像大牛这样罪恶的“阴坏”或“阴谋”。

当然,这篇小说也告诉我们,人性的一切,包括善和恶,平时都如平静的大海下面的暗礁一样,不显山不露水,只有到了特定的时间,它才会被一步一步地显现出来,露出它本来应有的力量和峥嵘。正是在这些在善与恶的膨胀和放大中,我们才有机会看到人性的底色、潜能与复杂。

米兰·昆德拉在《小说的艺术》中,一再告诉我们,“小说不研究现象,而是研究存在”,而“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,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,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,一切人所能够的”。优秀的作家,就是用自己强劲的思想穿透力,去表达对人类生命存在的一种独特发现和传达,去勘探人的内心世界,去勘探人类存在的一切可能性。

◇ 爱我吕梁·文明印记⑥



黑釉剔花填白彩嘞嘞瓶高24.3cm,口径3.5cm,底径11.7cm,小菌口,丰肩,鼓腹,下敛,圈足,底施釉。2001年6月,出土于孝义市。



◇ 爱我吕梁·民间传说①

孟门南山寺,位居永宁州八大官寺之首,是黄河中游修建最早、规模较大的寺院。寺院附近有一片繁茂的柏树林,奇怪的是,这里的柏树都偏向左,就好像有人用力扭过一样。

相传,元朝末年,战火纷飞。昔日香火鼎盛的南山寺凄凉萧条,只留下老方丈和几个小和尚,艰苦度日。寺中养了些被救的牲口,老方丈每天要派小和尚轮流出去割草。

孟门黄河一带常年非涝即旱,要割到些好草也很不易。一天,轮到小和尚觉灵去割草。觉灵跑了半晌,一无所获,他越走越远,来到一处崖畔,惊喜地发现崖下有一块洼地,阴凉之处长有一片嫩草。他欢欣鼓舞,很快就割好一篮子草,高高兴兴地背回寺里。

过了几天,又轮到觉灵割草了。他

苏秦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,又一次周游列国。他先去赵国,被奉阳君阻挡,见不着赵肃侯。转而北上,去燕国都城,求见燕文侯。

燕国的官员们害怕苏秦得势,谁都不肯为他通报引荐。苏秦在燕国住了快一年,也没有机会见到燕文侯。自己带的钱都快花完了,幸亏一位客棧老板,借了些银子给他,勉强能够维持日常开支。苏秦这下也顾不上自己名士的头衔了,他准备自荐于燕文侯。有一天,燕文侯出来游玩,苏秦早早托人打听好,预先等在路旁,等燕文侯的车驾过来,他就大声呼喊,说洛阳人苏秦求见。

燕文侯听到苏秦二字,非常高兴,急忙令人停车,对苏秦说:“几年前,先生曾上书十万余言于秦王,我很羡慕,一直想向先生求救,却苦于没有机会。今日得见,实在高兴。”燕文侯也没心思出去游玩了,邀请苏秦一起回宫。

此时的苏秦,经过刻苦研习,谋略之术已登峰造极,他对天下大势更是熟谙于心,对列国君主的经历、个性、喜好等等,都揣摩得八九不离十。所以这次,他出来游说诸侯,一切从实际出发,不去讲什么大道理。

他把各国的地理山川、内政军事、文武武将等等这些客观事实,都拿出来对比,其中优劣历历在目,无需多言。对比之后,他再分析国与国之间的关系,提出各种不同的外交策略,指出每种策略的优劣高下。他与列国诸侯的对话,都是根据对方的情况,采取不同的话术,或者激将,或者恭维,或者利诱,或者威逼等等,总会说到对方的心坎上,让对方喜欢听、愿意听。

他事实摆的清清楚楚,利弊分析的明明白白,最后得出最佳的策略。那就是:六国约为战略伙伴关系,共同对抗秦国。所谓合纵是也!

在燕国宫殿中,燕文侯就是这样,听到了自己想听的话,挑选了对自己最为有利的谋划策略,成为苏秦合纵的第一位赞同者。他现在只是担心,这个对燕国非常有利的战略计划得不到执行。他说:“只要先生能促成合纵,燕国上下,均听从先生的号令。”

苏秦大包大揽,说:“这个君上不用担心。此事,我来办。”燕文侯大喜过望,当即拜苏秦为燕国客卿,组了一个使团,派出最豪华的车队,跟随苏秦出使列国,促成合纵大计。

苏秦首站就是去赵国。这次,作为燕文侯特使,苏秦的气派可就大了,燕国使团的规格几乎可比燕文侯出巡。赵肃侯亲自接见苏秦。

黑釉剔花填白彩嘞嘞瓶

□ 韩思元

中国是瓷器的故乡,中国瓷器发源于商代中期,但这些都出现的青釉器物还带有很大的原始性,所以被称为“原始青瓷”。经过一千多年的不断探索和努力,到东汉晚期,青瓷正式在浙江烧成,魏晋南北朝时期,南方制瓷业继续发展,青瓷质量又有明显的改进,并烧成了黑釉瓷器。当历史进入唐宋时期,我国南北地区黑釉瓷器已形成了争相竞逐的局面,由于生产瓷器南方为龙窑烧木柴,北方为马蹄窑烧煤炭,所以生产出来的黑釉瓷器南方温润,北方光亮。

2001年6月,山西省孝义市兑镇中学综合楼修建时,出土了一件黑釉剔花填白彩嘞嘞瓶,此器形主要流行于我国金元时期的北方地区,实用功能为盛储器,多装酒,习惯上人们称其为嘞嘞瓶,可能是因为该瓶在倒酒时发出的“嘞嘞、嘞嘞”的声响而得名。该瓶高24.3cm,口径3.5cm,底径11.7cm,小菌口,丰肩,鼓腹,下敛,圈

足,底施釉。该瓶用料精细,制作考究,器形规正。肩部装饰有两层环绕瓶体的蔓草主题纹饰,中间被一弦纹隔开,主题纹饰下是连续不断的曲带纹边饰。该瓶剔划手法粗犷豪放、潇洒自如,纹饰布局严谨规整,繁而不乱,画面布局充实,主题纹饰突出,其制作理念处处求均匀,处处求饱满,使瓶体显得更加稳重美观。

该瓶其制作工艺和我国金元时期的北方地区其它黑釉剔划花瓷一样,在胎体成型后,施一层含铁量很高的黑釉(有的在胎体上黑釉下施化妆土),在需要装饰的部位勾画出装饰纹样,用竹刀剔去纹饰以外的黑釉,特别的把白彩(白色化妆土泥浆)直接填嵌到剔出的凹纹地内,再罩一层透明釉入窑烧成。由于北方马蹄窑烧煤窑的高温氛围,出窑后白地黑花十分明快光亮,黑白对比强烈。把白彩直接填嵌到剔出的凹纹地内,再罩一层透明釉的这种工艺和

朝鲜高丽镶嵌瓷类似。“镶嵌瓷”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朝鲜独有的民族特色,称为高丽镶嵌瓷,其主要的工艺是先在器胎上划出阴纹,用赭土或白土填平刻纹再罩一层透明釉入窑烧成,烧出的镶嵌填彩呈现出黑色和白色的花纹。

“镶嵌瓷”这种工艺,其实是受我国战、汉时期错金银青铜器工艺影响发展起来的,这种工艺在我国丰富的古代瓷器的装饰技法中,只是沧海一粟,现在学术界一致公认朝鲜高丽瓷是受中国晚唐五代及北宋时期越窑、汝窑等瓷窑的影响,可是根据众多考古报告,当时剔划填彩、嵌粉工艺在我国已十分成熟,笔者认为这种工艺也同时影响了高丽瓷的发展。这种工艺传到朝鲜后,加入了其民族的审美因素,形成了其民族的风格。而这件黑釉剔花填白彩嘞嘞瓶的这种工艺称“剔花填白彩”更符合中国传统命名,也更加准确。

聚宝盆

□ 解德辉

这次直接跑到那块洼地,惊奇地发现,割过的草又长得和原来一样了。自此以后,次次如此,只要轮到觉灵割草,他就悄悄跑到那块洼地,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任务。

老方丈心里纳闷,为啥其他徒弟出去割草,需要很长时间,而觉灵每次都很快就回来,且割得草又好又嫩。他就叫来觉灵盘问,觉灵就将这事和盘托出。老方丈听了,半信半疑,心道,真有这么奇事,莫非是神仙显灵!

苏秦这次更是轻车熟路,各种话术、沙盘推演,最后的结论呼之欲出,那就是列国合纵,以抗强秦,这最符合赵国利益。赵肃侯一听,鼓掌赞同。同样提出疑虑,不知其他诸侯怎么想。苏秦拍着胸脯,说这些都包在我身上。

恰好在此时,秦国攻打魏国获胜,又准备移兵攻赵。赵肃侯说先生先把这事处理一下。苏秦设法,帮助好友张仪入秦,并获得秦王的信任,张仪感恩苏秦,设法打消了秦王出兵的念头。

这下,赵肃侯对苏秦信心百倍,软佩不已。赠送了苏秦大量的黄金玉帛财宝,并仿照燕国使团的规格,为苏秦组建使团,请苏秦代表赵国去游说其余诸侯。就这样,苏秦先后说服了韩、魏、齐、楚四国君主,大家一致同意合纵,相约在恒水会盟。会盟大会上,六国约为兄弟,互相照应,共抗秦国,有背约者,共伐之。六国君主一致推举苏秦为纵约长,同时挂六国相印,总揽合纵大计。消息传出,秦国为之震动,之后十几年间,兵不出函谷关。

恒水会盟完毕,苏秦欲归赵国,一路上队伍护卫护送他。六国上旌旗林立,富丽堂皇,排场之大,胜于诸侯,即便是以前周王出巡,也不过如此。

途径洛阳,周王听到消息,早早就派人远迎,赏赐苏秦珠玉黄金。苏秦的族人也都早早拜服在路边等候。苏秦的母亲拄着拐杖站在旁边,啧啧称奇,赞叹不已;妻子嫂嫂兄弟们都跪在路旁,连头也不敢抬。

苏秦不由得得意起来,他看着嫂嫂,忍不住笑道:“嫂嫂,以前我回家,你连一餐饭都不给我做。这次,为何这么恭敬啊?”

嫂嫂低着头,回答道:“因为您现在位高权重,富贵逼人,钱多花都花都完兜!”

苏秦听了,长叹一声,说:“金再多,人情薄如纸。人若穷困,即便是父母亲人都不想正眼看你,何况其他人!可见人生在世,功名富贵岂能取!”

苏秦让母亲和嫂嫂妻子兄弟等一起登车。回到家中,他拿出财物交给家人,嘱咐修建宅院。又取出黄金一百,派人去燕国,送给帮助自己的那位客棧老板。而后又给每一位曾经帮助过他的人,都赠送百倍的金银财物,一个人都没有遗漏。

某日,以前的一个随从来找他,说:“跟您过您的人,都有馈赠,为什么把我忘掉呢?”

苏秦笑道:“我并没有忘掉你。当年在燕国最艰难的时候,你舍我而去,拦都拦不住。不能同患难,焉能共富贵。故此不愿意酬谢于你。”

来人羞愧而去。

◇ 三川河随笔

写作之乐

□ 李峰

追求快乐,是每个人的愿望。快乐的意义在于把生活和幸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,我的快乐在写作之间。

值得庆幸的是,这一生中,我能把生活、工作和写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,一生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几十年,我在写作中自我陶醉,自我满足。我把对自然、人生、亲情、友情、趣事、哲理的认识,都写成文字。而且边走边写,既记录了我的人生历程,也道出了许多人生感悟。从大学刚毕业自费印刷的第一本诗集《青春的折光》算起,这些年我陆续出版了《李峰文集》《白菜花》《湿热的风》《一种比疼还痛的闷热》《窥艺小稿》等五部著作,另有两本书《装在陶罐里的春天》和《西河走笔》正在印刷中。2018年,我被汾阳市市委、市政府授予“汾阳人民作家”的光荣称号。

令人很高兴的是,我的写作实践和付出的劳动,持续不断地得到社会和友人们的认可。我的老家办有一本《汾州乡情》杂志,每期发行七、八千册,主要是免费寄给全国各地的汾阳人。我为这本杂志也写了很多文章。从2019年起,我写的《杂趣十章》在《汾州乡情》开始连载,每期一篇。有一天上午,我接到了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马玉楼老师的电话,她说:我每期都在《汾州乡情》上看你写的文章,写的有咱们家乡的味道,马老师爱看。我听了很是激动了几日。我与著名编剧、北京丰台区作协副主席黄开健老师仅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,他在朋友圈看到我写的诗歌,便推荐到毕淑敏主编《卢沟月》发表,去年,还在《卢沟月》第3期上,又推荐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《感觉幸福》。首届吕梁文学季期间,许多文学大咖和媒体人云集贾家庄。有一天,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贾继东先生,在《吕梁文学》上发现了我发表在《中国作家》上的诗歌《父亲的哲学》,便现场朗诵起来,陪同的吕梁电视台总编辑郭月秀,便用手机录了下来发给我。随后,郭总编又向我要了这首诗的原稿,并再次请贾继东先生配音,还附上诗作者和朗诵者的人物简介,制作成了精美的配乐诗朗诵,在掌上吕梁上推送。汾阳,是中国厨师之乡。这些年,我写了不少描述家乡饮食方面的散文,投到省、市报刊。有一次,山西日报的李建莉老师给我发来微信

说:每回看您笔下的种种美味,都是流口水的感觉。文友田艳龙老师看了我发表的《冬天的甜味》发微信说:一边看,一边想的吃,口舌生津。去年,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期间,我先后创作了《2020年的春节》等二十二首抗疫诗歌。其中三首在《吕梁日报》发表,中国小诗在“以诗抗疫”中两次收录了我的《盼春》《祖国,我不哭》两首作品。诗歌《比豪言更金贵的执着》被推荐到北京海淀区进行配乐朗诵,后又被北京电视台选中,在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进行了配乐朗诵。诗歌《2020年的春节》发表在湖北文联的《速读》杂志。大型文学刊物《延河》也在2020年第3期上,发表了我的抗疫诗歌《装在陶罐里的春天》。还有一些抗疫诗歌分别被收入《“全民抗疫,共克时艰”文艺作品集》和中国诗歌报的《全国抗疫诗歌作品集》。

特别是我的《逛菜市》在《山西日报》发表了,汾阳市“绿叶之声”朗诵团的一个不认识的朋友,把这篇文章制作成了配乐散文,在朋友圈里推送。有时候,我走在菜市场,也有一些不熟悉的老大妈,拦住我问:你就是写《逛菜市》的李峰吧,写的好。还有一些邻居,在清晨碰到我,干脆就是一句口头禅:又逛菜市哩。听到了这些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的夸赞,我很受用。便相继又写出了《又见早市》《憨憨的早市》并陆续发表。那段时间里,我还写过两篇散文《爱过西安》《在西安过生日》,我加入到“汾阳人在西安”朋友群中,我便把这两篇散文发到了群里。一位出租车司机看了发微信说:呀,我还有幸拉过这位作家呢。

我在写作实践中,也收获了不少荣誉。这些年,我先后被评为“山西省新闻采编专家”“吕梁资深新闻工作者”;我的作品《黑色三月》等被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评为一等奖;诗歌《春天的抗击》被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、中国新闻社评为二等奖;作品《鹤堡(组诗)》在第六届“中国诗河鹤壁”全国诗歌大赛中荣获优秀奖;我的文集《高举中国酒魂旗帜,打造中国诗魂高地》被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评为二等奖。

回顾这些年我的写作生涯,我是一边苦一边累一边快乐着。我为我的选择高兴,只有在写作中,我才能真正地快乐起来。

老圍堂

【唐】曹邴

邵平瓜地接吾庐,
谷雨千时手自锄。
昨日春风不在在,
就床吹落读书书。



54期